

失貓



陳先生丟了一隻貓。

他站在大廈的頂層，食指和中指最後一個關節松地夾著一支煙，每隔幾秒輕輕動手指讓燃盡的煙灰抖下去。夜色很靜，整座大廈的燈都熄著，指節上那一點滾燙的紅是這片夜幕唯一的光源。

他在努力回想自己那只貓的長相。

那應該是只毛色偏暗的貓。他偏了偏頭，用空著的那只手壓平煙灰色西裝下擺的褶皺——恩，那應該是一隻煙灰色的貓。

和這個城市很像的煙灰色。在夜色裡發亮的眼睛，是除了他的煙，唯二的光源。

這麼想著的話，忽然對那不見了的貓，又有了一點懷念。

他再次壓一壓西裝的邊角，夾著火星已經燙到指節的那只煙，慢慢走下一層一層的樓梯，走過亮起又暗下的聲控燈，在大廈門口的垃圾桶裡，丟下指節裡殘餘的煙灰。

他滿意地勾了勾嘴角，繼續慢慢向前走去。

聽說陳先生最近丟了一隻貓。

我坐在辦公桌前面，思考著是否曾經什麼時候在哪裡見過這只貓——真是失敗，連自己最大的生意競爭對手的喜好都不清楚，何談輕輕鬆鬆扳倒他的公司呢？

我將手撐在頭上，煩躁地揉了揉眉心，只覺得頭疼得厲害。

“叩叩叩”。

“進來。”我疲憊地抬起頭看了看，是捧著一疊資料的林助理。

“總經理，你吩咐我做的報表完成了，您需要過目一下嗎？”

報表，報表。和陳先生公司一起競爭的土地競標案就要開始了，誰還在乎什麼不相關的報表？我陡地坐直：“你知道陳先生最近丟了一隻貓嗎？”

“貓？”他奇怪地看了看我，“總經理你什麼時候對貓有興趣了？”

誰對貓有興趣了！我有興趣的是通過找到他的愛貓給他下點絆子！我頭疼地揉了揉眉心，揮揮手讓他下去了。

我怎麼會養了一群這麼蠢的窩囊廢？

陳先生順著夜晚的街道慢慢走著，夾著煙的手一抖一抖，明顯心情很好。

他好像記得他的貓在哪裡了。

他壓了壓煙灰色西裝的邊角，在公司大廈門口的垃圾桶裡，丟下指節裡殘餘的煙灰，走過亮起又暗下的聲控燈，慢慢走上一層一層的樓梯，穿過一個又一個辦公室隔間，慢慢用身體推開自己辦公室的門，輕車熟路地打開抽屜重新點燃一支煙，做完這些，他習慣性抖了抖煙灰，看著指節那一點滾燙的紅，又想起夜色裡應當陪伴著他的那雙貓眼。

啊——他丟了的那只貓。

他玩味地勾了勾嘴角，朝著辦公桌後的隔

間走去，如想像中見到一個半人高的櫃子，滿意地壓了壓煙灰色西裝的邊角，抖了抖手中的煙，打開櫃門，坐了進去。

黑暗中唯有他指節間滾燙的紅和他身邊乖乖待在櫃子裡的貓亮著的眼，兩個光源。

我覺得最近真的是煩透了。

和陳先生公司的競標眼看就要進行了，我們這邊卻一點他的動向都沒有收到，別說查到他那只心愛的貓的位置來換取點利益了——他甚至已經很久沒有聽說過陳先生的消息了——難道他都不著急嗎，還是說，我根本在他眼裡甚至稱不上一個足夠和他相匹配的對手？

想到這，我煩躁又有點惱怒地揉了揉眉心，只覺得苦惱。

“叩叩叩”。

我撐起頭，想到站在門口的那個肯定會是一點都不知道緊張的林助理，忽然覺得頭痛得更厲害了，“別進來了！”

“可是……”“沒什麼好可是的，有什麼事請下次再說！”

門外終於沒了聲音。

又到夜晚了。陳先生按著他習慣的步調，推開櫃門，坐了進去。

黑暗給他一種很安穩很安定的感覺，就像回到了小時候——那是多久之前的事情了呢，真的是很久很久之前了呢。永遠都是這樣昏暗的煙灰色，沒有一點光亮，也是這樣一個矮矮的櫃子，他坐著，看不到一點光。

不，也許還是有光的。

透過櫃門看到的男人——或者可以稱之為父親？手中一點點滾燙的，煙頭火星的光。以及從他口中不斷吐出兇狠的字句，是他所有見到的世界。

不，還有陪伴在他身側，安靜的貓，那雙靜靜望著他的眼。

忽然門打開了——那個男人沖了進來，將他手中的煙頭狠狠戳在他身上，一下又一下，嘴裡仍舊是些兇狠的字句，他一動不敢動，抱著臂任他一下又一下的動作，片刻後，男人停了下來，似乎是累了。他鬆了一口氣，卻在餘光裡看見一直陪著他的那只貓，被男人一腳兩腳狠狠踢著，卻很安靜的一聲不響。

陳先生抖了抖煙灰，從回憶裡面抽身，慢慢地摸了摸他身側那只安靜的貓——哦，這只貓可不像記憶裡那只那麼安靜，整日想要從櫃子裡爬出去，他偏了偏頭，拔出了前幾日插進貓身上的針管——非得逼著他讓它這麼永遠安靜下來。

他滿意地勾了勾嘴角，懶懶地撫過身側那只貓，指節的煙又燃到了頭。

競標的日子終於到了。

我一大早起了床，把自己收拾得容光煥發，在鏡子前滿意地對自己點了點頭，抽起放在桌上的一疊這些天來整理出來的關於競標的各種優勢劣勢分析以及——陳先生的資料——不得不說這個人還是有點實力的，單憑這一點來說和我挺像。

我搖了搖頭，把這個想法從腦海裡擠出去，朝公司大廈的方向前進。

推開辦公室的門，我的頭又開始痛了——我的辦公桌旁邊居然有一個櫃子！不用問了，一定又是那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林助理——說過多少次了我的辦公室整潔就好，居然敢在我的辦公室放這麼一個半人高的櫃子！我朝著櫃子走過去，卻不知為何，鬼使神差地，坐了進去。

“叩叩叩”。

林助理抱著上次沒能交出去的報表，視死如歸地敲著辦公室的門，接受著大家傳遞來的同情的眼神，想著又要見到這個性格神奇的總經理，只覺得心煩。

不過今天好像有點奇怪，敲了這麼久的門居然都沒有聽到回答聲。

他定了定神，乾脆自己開了門沖進去，把手中的報表一下拍到辦公桌上：“總經理這是您上次要求我們整理的關於您之前剛剛吞併的您的最大競爭對手王先生公司市價整合的報表，您看下有什麼地方不妥嗎？”

一口氣說完一大串話，他抬起頭，卻沒有看到總經理的影子。

“王經理？”從一旁傳來了詢問的聲音。

林助理回頭一看，原來總經理坐在櫃子裡，他心裡咒罵了一聲，面上卻帶著笑容，“對啊就是你生意上最大的對手王經理”，看了看他，又接著說道，“這是昨天在收拾辦公室的時候在隔間裡面找到的櫃子，想著也許有用，幫你拿出來了。”

坐在櫃子裡面的男人沒有回應。

“您怎麼了，陳總？”

聽到詢問聲，坐在櫃子裡面的男人習慣性地抖了抖不知道什麼時候夾在指節裡的煙，垂眸看了看在他身側那只安靜的貓，另一隻手懶懶地撫摸過它的毛，在那只貓亮著的眼睛上停留了一會，眼神憐惜地流連著抬起頭，從喉嚨裡發出低低的笑聲。

“原來我姓陳麼？”

他手指節間的那只煙，又燃到了頭。

孫悟空提前退休



一天，唐僧對三個徒弟說：“為師接到天庭的通知，鑒於取經隊人浮於事，浪費嚴重，為節約開支，必須進行機構改革，精簡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員。按照這個比例，剛好是精簡一個人。大家議一議，看精簡誰最合適。”

孫悟空說：“我看精簡八戒最合適，他不但幹活少，還貪吃貪睡。”

豬八戒嘟囔說：“我是多吃一點、多睡點，可從來沒誤過趕路，除妖的時候還出過大力氣。師父，您可不能無緣無故讓我下崗啊！”

唐僧不願大家鬧矛盾，就安慰豬八戒說：“出家人以慈悲為懷，為師豈能讓你無故下崗？”

唐僧瞧一瞧沙僧，希望他主動承擔這個精簡名額。沙僧卻說：“師父，我是您最老實的弟子，犯的錯誤也最少，您不至於讓我下崗吧？”

唐僧只好苦笑說：“為師知道。”

精簡誰呢？唐僧猶豫不決。豬八戒湊過來說：“猴哥犯的錯誤最多，不如把他精簡掉算了。”

孫悟空說：“我幾時犯過錯誤？”

豬八戒說：“你頭上的緊箍咒被師傅念過多少次了？你不犯錯誤？難道是師父犯錯誤，亂念你的咒？”

在這節骨眼上，孫悟空哪裡敢得罪師傅，不得不軟下來說：“就算我犯錯誤最多，可我立功也最多呀，將功抵過已經綽綽有餘了。”

唐僧說：“罷了罷了，讓為師好好想一個晚上再說。”

唐僧整整想了一個晚上，第二天對孫悟空說：“悟空，為師決定讓你提前退休。”

孫悟空問：“為什麼讓我退休，不讓

八戒和沙師弟退休？”

唐僧說：“你是我的大徒弟，工齡最長，你不退休誰退休？”

孫悟空說：“我可還是壯年，正是大顯身手的時候呀！”

唐僧說：“為師考慮到了，所以提你三級工資，也算不虧待你了。”

不幹活還能多拿錢，孫悟空萬萬想不到有這種美事，就爽快他說：“既然如此，那我就提前退休吧。”他樂得回花果山享清福。

孫悟空退休後，唐僧騎上白龍馬，領著豬八戒和沙僧，繼續往西天取經。一日，正走在大路上，半地冒出一股黑煙，黑煙立刻變成一個妖怪，攔在路中間，不讓他們過去。這個妖怪瘦不拉几的，也沒多大本事，但比豬八戒和沙僧厲害。只鬥了幾個回合，豬八戒和沙僧就敗下陣來。唐僧趕緊叫豬八戒去花果山請孫悟空。

孫悟空趕來時，唐僧已經被妖怪抓到山洞裡去，沙僧在洞口徒勞地敲打石壁，把喉嚨都喊啞了。

孫悟空說：“沙師弟，讓開，看俺老孫的。”他化作一縷青煙，鑽進山洞，不到一頓飯的工夫，就把唐僧救出來了。

唐僧重獲自由後，痛定思痛，決定用雙份工資返聘孫悟空繼續隨隊去西天取經，專門負責除妖開路。報告打到天庭，玉皇大帝居然批准了。這樣，孫悟空就領到了三份工資，取經隊的開支自然也比精簡機構前大得多。

豬八戒嘟囔說：“師父，猴哥又回來，那咱這機構不是沒精簡嗎？”

唐僧說：“怎麼沒精簡？悟空現在是編外人員，不占編制名額。在職人員由四個減少到三個，剛好精簡了百分之二十五。”

上門來個美女



王老吹性子急，嗓門高，說話聲音如放爆竹。就因為他這性子，跟兒子、媳婦住不到一起，老伴死後，一個人堅持住在老街那個帶小院的平房裡。那平房年久失修，兒子怕有小偷進屋偷老爹的東西，便將平房的老式木門給拆了，換成了一扇防盜門。

這防盜門才安裝不幾天，一天早上，王老吹跑步鍛煉回來時，發現鑰匙給弄丟了。找不到自己的鑰匙，王老吹火氣不打一處來，他伸手攥住院門的小掛鎖，使勁一拽，便將那門鎖給拽開了。其實，這外面的掛鎖早就壞了，因為院子裡沒放啥東西，他也懶得去換它。王老吹進得了院子，但卻進不了房子，一氣之下，他沖那防盜門狠播了兩拳，拳頭撞得生疼，防盜門卻紋絲不動。

看來，得花錢請個開鎖匠了。王老吹走出院子，見院外的磚牆上貼滿了急開鎖、送氣送水的小廣告，就找了一個急開鎖的電話號碼，摸出手機，按號碼撥了過去。“你好！請問你需要服務嗎？”電話中傳出一個女開鎖匠的聲音。

“對對對，你趕快來，我需要你們上門服務！”“請問你住在哪裡呀？”“老街西路23號。快點，我都等不及了！”“好的，我馬上就到，馬上就到！”片刻工夫，一個濃妝豔抹的年輕女子挎著一個坤包，走進了院子。

王老吹一看挺生氣，這女子哪像個開鎖匠呀！他疑惑地問了一句：“你，你行嗎？”

那女子挺乾脆的回答道：“行！幹這個我有經驗，包你滿意！”“有經驗好啊，那你快點吧，可急死了！”

“那你讓我先進屋呀！”女子愕然。

王老吹火了：“什麼？！進屋還找你來幹什麼？我就在這站著，看你怎麼服務？你到底行不行啊？不行我另外找人！”王老吹早等得不耐煩了，焦躁地揮了一把汗。

“行倒是行，可是……這屋就沒有其他人嗎？我是怕有人會……”女子吞吞吐吐地說道。

“這兒就我一個人住，鄰居們上班的上班，出門的出門，哪裡還有人呀？我說你年紀輕輕，找你來做個事吧，咋要問這問那，這麼磨蹭，是怕我賴帳不給你錢怎麼的？”

“那好吧，就按你的要求，我就在這兒給你服務了！”說完，她隨手將院門一關，一邊扭動身子，一邊在院內跳起了脫衣舞，片刻之間，身上僅剩下一條內褲了！“你，你，你要幹什麼？”王老吹大駭，拔腿欲往院外跑。

“你不要我呀？”那女子一把揪住王老吹，“不做也成，你先把錢給我付了！”

“流氓，抓流氓！”王老吹扯開嗓門，那聲音像毛驢叫喚般洪亮，馬上引來了一大群人，圍在院外參觀。有人見這事兒也太那個了，就偷偷撥打了110。員警趕到現場，馬上明白了是怎麼一回兒，一邊喝令那女子穿好衣服，一邊批評王老吹：“瞧瞧，你都多大歲數了呀，還敢大白天招妓！走，到派出所接受處罰去！”

王老吹大呼冤枉：“我沒有招妓呀！我鑰匙丟了，打電話找個開鎖匠來，誰知招來了一個女流氓，她一進門就脫衣服，還死纏著我不放手！”

員警在掃黃中抓過該女子，知道她是一個暗娼，教訓她說：“你的膽子也太大了！做這種事兒，還敢公開張貼小廣告了，喂？！”那

女子連聲否認：“沒有啊！打我這個手機號的，除了老闆，就是熟人介紹的客戶……”

“嘿，真是奇怪了呀！”見兩人各執一詞，員警讓王老吹過來，指認是哪號小廣告的號碼。王老吹走出院門，往磚牆上一指：“我打的就是這個電話號碼！”

員警一看，這小廣告上還真印著“急開鎖”三個大字，只是，這下面的號碼怎麼有點不大對勁，看上去歪歪扭扭的，也不像一種字體呀？再仔細一看，原來這電話號碼根本就不是一張紙上的，而是兩張小廣告疊在一起組成的，其中上面的電話號碼被人惡意撕掉了一半，上下數字正好串在了一起，才形成這樣不太規則的電話號碼。

怎麼會是這樣呢？再往其他幾張小廣告上看，幾乎都一樣，最上面的電話號碼被人撕掉了一半，可見的電話號碼，基本都是下面一張的。員警馬上明白了，這是兩家不同“急開鎖”搞惡意競爭造成的，第一家便挖空心思，將其蓋在上面的電話號碼給撕掉，露出自己的聯繫方式。可能是有的小廣告張貼得太緊了，上面的號碼只能撕掉一半。原本這種號碼誰也不會用，誰知碰上個性急眼花的王老吹，看個號碼就去撥打，竟陰差陽錯地招來個跳脫衣舞的女郎。

為了驗證自己的推斷，員警當場拿電話一撥，那賣淫女身上的手機果然響了起來。員警這才放了王老吹，將那賣淫女帶走了。

平白無故讓人給戲弄了一回，王老吹恨透了這些亂貼小廣告的。以後，王老吹再出門的時候，總要隨身帶著一把小鑰子，看見牆上有那種“牛皮癬”的小廣告，便將其鏟得乾乾淨淨，免得它留著害人。